

學言

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月報

二〇二四年五月一日

第四十九期

《學言》目錄

齊家學：新六藝的精神開展

唐霍《論語》之道：繼承與開新

本會通告	1
許志毅：第八講：淨化有樂（三）	1
陳健恩：霍學《論語》十二：讀《論語》的方法（四之二）	3
許志毅：《為“北京文化之旅一家國之心”而寫》第二講：袁崇煥與余義士（上）	4

本會通告：

- 由於7月底將舉辦“北京文化之旅”，所以這段時間會刊登與北京文化之旅相關的文章，而《聽故事學歷史：華夏發源的故事》系列文章則會暫停發佈，特此通告。
- 本中心將再增設一刊，專分研唐學、霍學著作，期望能合成一儒學宏觀體系，敬希留意。
- 本刊設有網頁版，過往內容可供參看：<https://hksapientia.org>

第八講：淨化有樂（三）

許志毅

人生無常，人與人之間，有相遇的一天，自然就會有分別的一日，人生本來如是。這個道理，相信大家都懂。可是，當你真的要離開身邊人，無論是親人、朋友、同學、同事、鄰居等都好，在分別的這一刻，你的心會覺得如何？雖然你知道大家的分離是事實、是定局，不可改變，但是心中卻放不下對對方的情啊！回想起往日的相處？珍惜大家一起學習的日子？懷念一起郊遊、暢飲的歡愉？感恩對方曾經為你付出？還是覺得大家應該還可以繼續共同奮鬥，在未來的日子會有更美好的發展、發揮？但是，這一切都只能留在大家的心中，因為很快就要離別了。你會如何面對呢？

我們看看李叔同的一闕詞：

《送別》 作詞：李叔同 作曲：John Pond Ordway

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。

晚風拂柳笛聲殘，夕陽山外山。
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

一瓢濁酒盡餘歡，今宵別夢寒。

送別之時，大家都捨不得對方，送了一程又一程。可是，總有分別的一刻，終於到了要分手的地方。這裡就是我們相處、相見的最後的地方了。朋友共聚，本來該當高興、欣慰才是的；可是這一刻的相聚卻可能是永遠分別之前的最後一刻，這個環境，好像都為我們這一刻的心情，有所和應。你看，“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。”一個很荒涼的長亭，這條道路則是非常古舊、破落的，一個人都沒有。大家再三握手、擁抱、話別，一句珍重，你就看著對方的背影，在這條破落的古道上遠去，但是，你真的想他離開嗎？可是，他能留下來嗎？前面只有無盡的芳草，與天空相連。看著看著，天色已經到了黃昏，微涼的晚風吹來，吹動了柳枝；隨著朋友越走越遠，他所吹奏的笛聲變得越來越小，“晚風拂柳笛聲殘”，你想念他嗎？當我們想念一個人的時候，雖然不能親身見到他，但是能夠看到他的照片、視頻、面書，聽到他的聲音、信息，總之知道他的處境，知道他平安、知道他的生活安穩，那我們就會放心一點。這背後顯示了一個生命的秘密，是甚麼呢？現在李叔同就是這樣的心情，你看，雖然朋友剛剛才走遠，但是這種不捨之情還是很濃烈，很想很想看到對方的身影。只有這樣，心中才會覺得安樂。可是，對方已經遠去，遠眺過去，只能看到夕陽，看到一重一重的遠山，“夕陽山外山”，很多時候都會這樣，“不見又思量，見了還依舊”，你很想很想見到的人，很想與他在一起，無奈卻要在這一刻分離，不能再相見。好像李叔同，昨天還可以與朋友一起，今天，這一刻，想看一眼都不能了，真的令人慨歎啊！頃刻之間，大家就“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”，很難過啊，我們該如何安頓這一種離別之情？

我們都會這樣的，與朋友分別，就會送他禮物以作紀念，表示友好珍重。李叔同就這樣“一瓢濁酒盡餘歡”，雖然各散東西，不能歡聚，但是大家的精神可以超越時空的限制，可以心意相通，可以一起享受眼前的酒；互相隔空舉杯暢飲之餘，還可以互相叮嚀，“今宵別夢寒”，今晚不要受涼啊！大家感受一下啊，人的精神空間是很廣大的，我們是能夠這樣超越現實的！而且，當你能夠這樣擴大精神的空間，我們才能夠心胸坦蕩，來去自如，不會粘著。在這一刻，你才會感受到，原來“想要跟對方一起的”這一點心思背後的意義（這是我們性情流露中很重要的內涵之一）：原來我們的心不希望自己封閉、孤獨，而希望能有同路人相知相交，但是我們不是自私的、不只是要滿足“我要見他”的自我之一念、不是想佔有，其實我們的心只是想看到對方安全、平安、安樂而已，完全是一種對對方的關懷；更進一步，是想支持鼓勵對方，讓他能提升、進步，將來可以有更大的發揮，這是我們本有的性情的光輝，願意為別人付出與成全，而不是要限制對方。這才是我們生命深處的嚮往、人格的光輝啊。你看，李叔同在《送別》一詞中的信息，你感受到嗎？就好像蘇東坡的詞句“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”一樣，大家好好感受啊！

淨化有樂，優美的樂曲，就是可以轉化我們的心靈；透過音樂的薰陶，即使是離情別緒，也可以得到安頓、得到轉化與升華。

（未完，下期待續）

霍學《論語》十二：讀《論語》的方法（四之二）

陳健恩

“回到性情”

霍老師話：“成長的第一步，首先是態度”，“賞罰是消極的，不會持久。如果沒有尊重，人根本不會自願遵守”（頁 145）

尊重，首先是態度。態是從「心」從「能」，屬內心的一種意識，再表現為行動。真正的成長，應從意識上下功夫。若先求行為習慣改變，然後望能改變態度，這是否可能呢？答案不是沒有。但是，這種體驗，可能只是一種短暫性的新奇。時間經淡化，自己本來的意識，便重新掌管他的行為，俗稱“打回原形”。所以說，成長的檢測點，與其放在行為的改變，不如先放在態度的轉變。

“再進則是一種修養”（頁 145）

態度上有何需修養？從客觀上看，人的態度都是十分夾雜的。例如隨和、謹慎、急躁、猜疑、坦誠、諂媚、冷漠、積極等，都可能同時出現。我們需要調理、安撫、甚至安頓它們。現代知識只知定義解釋不同的態度，然後歸類不同人格，再把人歸類，這根本上就沒有處理過自身的態度夾雜問題。人根本沒變。

“修養有根，即在性情。人有性情，方有種種人格修養可成”（頁 146）

孔子本來有一個大發現，人其實能改變態度，人格品質是可以轉變的，關鍵在引發“仁”之性，霍老師詮釋為“性情”。但依今人用某些流行觀念去理解，卻成了大問題。因為，對不太懂的東西，人自然先用自己已知的東西去協助理解。例如佛學東來時，中國學者便傾向運用道家概念去理解。

首先是把“性情”當知識拆解。分析《論語》的概念，求定義，再找出關係，試圖畫出整個系統。從中希望能找出因果關係，獲得運作方法。但《論語》的內容，很難很清晰地建立這種知識系統。例如，提升主動學習的方法是如何？分析了整本《論語》，也不如建造高樓大廈的系統方法般清晰。最後，便覺得孔子的發現，不能合乎現代知識的清晰標準，最終便走向研究行為的路。

第二是把“性情”當哲學理解。既然知識系統不通，不如視為哲學。但《論語》涉及很多具體生活，好像又不夠那些西方哲學理論般抽象、精彩及有趣。最後，把《論語》套上了很多抽象概念去解釋，弄到《論語》抽象難明，好像很高級似的，結果好像沒有專家則學不成，離開了生活，最終也走向研究行為的路。

所以，修養其實就是方法。深入一點，不是改變行為的方法，而是改變態度

《為“北京文化之旅——家國之心”而寫》第二講：袁崇煥與余義士（上）

許志毅

距今約四百年前，北京發生了兩件驚天地、泣鬼神的事情。此兩件事情又引發了第三件表面沉靜，卻細水長流、更具震撼力，延綿至今的事情，可謂動人心弦。

且把此三事略說如下。

其一：千古奇冤

明朝末年，皇太極揮軍南下，袁崇煥重兵駐守京城背面的關寧錦防線。皇太極深知袁崇煥厲害，忌其三分，不欲與其硬拼，於是便繞道潛行，以避其鋒。皇太極十萬大軍從北京城北面的長城（此乃明朝防守的弱點，袁崇煥曾經兩度上書奏請增加駐兵，卻遭崇禎王拒絕）偷襲，直達北京城廣渠門外。兵臨城下，明朝岌岌可危。“袁崇煥為解北京之危，只率九千精兵，兩晝夜兼程三百里，自寧遠、錦州入援。雖然眾寡懸殊，又未休息，但袁軍立即投入戰場。經六小時激戰，袁崇煥親自督師，兩肋亦多處中箭，幸甲厚，未透入內，終於打退敵人。可以想像，這一場戰役是如何慘烈！坐在北京城內，嚇得心驚肉跳的崇禎皇帝該如何感激？但世事往往不能以道理論，崇禎就是因為沒有安全感，終日疑神疑鬼，性格反覆，結果被皇太極施以最簡單、幼稚的反間計，說與袁崇煥有密約，讓袁有機會引軍直入，要挾朝廷。崇禎不問情由，逮捕袁崇煥，並處以最殘酷的磔刑（凌遲）。當時不但崇禎王中計，連北京居民亦中計，行刑之日，他們不等劊子手下刀，便衝上前一人一口把袁崇煥咬死。”（按：引自霍師《誰砍斷歷史一文》，略有修改）一代忠臣，竟獲如此下場，天理安在？悲乎！

袁崇煥年少時愛好兵法，並且非常關心邊疆外敵為患之事。及其冠，便離開祖家，遠戍北方塞外，保家衛國，有詩為證：

《邊中送別》、袁崇煥

五載離家別路悠，送君寒浸寶刀頭；
欲知肺腑同生死，何用安危問去留？
策杖只因圖雪恥，橫戈原不為封侯；
故園親侶如相問，愧我邊塵尚未收。

一個“肺腑同生死”，以生命保衛國土的志士，常懷“愧我邊塵尚未收”之志，落得如此下場，公道何在？袁崇煥軍隊作戰勇猛，敵人往往難以匹敵（皇太極之父努爾哈赤就是被袁崇煥打敗，憂憤而死），與袁崇煥忠貞之志有莫大關係。袁崇煥曾於邊城告急之際，決心與全軍死守邊城，豪言壯語、慷慨激

致、誓與邊城共存亡，是故作戰時，人人奮勇殺敵，面對敵人，勢如破竹而大捷。如此難得之軍事人才、難得之忠貞之士，正是可以於危急之際委以重任的人，其竟於此危急存亡之秋，極須上下一心、同仇敵愾之際被害，可謂千古奇冤，識者莫不扼腕痛惜。然亦正因其冤之深、動人之切，故有其事之二。

其二：冒死葬忠魂

袁崇煥慘被凌遲處死後，被暴尸於市。袁崇煥有一並肩作戰多年的部下，姓余，由於其姓名無從稽考，後人稱他為余義士。余義士敬重袁崇煥之忠義精神，不忍其暴尸於市，更不忍其忠義之名被埋沒，欲使其美名流芳百世，竟不顧滿門抄斬之險，漏夜偷取袁崇煥的尸首，埋葬於自家庭院之中，並從此隱姓埋名，終生為袁崇煥秘密守墓。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以下情境。余義士每天清早起來，即往袁崇煥墓前跪拜，憶念其生前之忠勇事蹟，面對敵人，則“敵雖強而不改其志”；與人論戰，則“事雖急仍不失從容”；面對將士，則“令雖嚴而不失其情”；面對百姓，則“財雖缺仍不失其慈”。其音容宛在，憶其辭莫不懇切激昂、憶其容莫不氣度萬千，其精神浩氣長存，其壯烈處可與天齊；古之良將，也不過如此。余義士自念其人生之中，得遇如斯人物，實也幸甚！念歷史，身雖亡，然精神不死，能流傳人間，則歷史文化悠久無疆，後世可得被澤。余義士真有“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、獨倉然而涕下”之感，“心苦後人知”之情。

余義士基於對袁崇煥之深情，一生為袁守墓，其臨終前的一個重要決定，即引發其事之三。

（未完待續）